

第二名

原來，那就是愛—從誤會到明瞭的愛

陳楨元

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

我出生時被診斷出食道閉鎖及右手橈骨缺損等症狀，前者雖然已經手術治療，但因為比正常的食道狹窄，吃東西時需要特別留意，而右手則成為輔助手，操作粗大的動作。

在成長過程中，曾經發生幾次與自己的缺陷有關的難忘事件，很高興都能在父母親的陪伴之中安然度過，我想與大家分享這些愛的體驗。

(完全由創作者自我獨立完成，由趙郁婷老師指導。)



我，是一個每個人看到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的小孩。

是的，我很特別，我的外表很特別，我有一隻發育不完全的右手，媽媽告訴我它醫學上的名稱叫做橈骨缺損。我的右手，這個從外觀上顯而易見的殘缺，讓我從小就活在其他人異樣的注視當中，老實說，習慣的過程很痛苦。我從小最常問母親的就是「為什麼我的手會長這樣？」伴隨著我的問題，其實我的內心有著更多的怨恨，對我媽媽。

除了右手之外，我還有一個從外表上看不到的殘疾，那是當我這個胚胎在發育時期，跟橈骨同時發育的食道，它也有個學術名稱，叫做食道閉鎖。雖然食道閉鎖在我出生之後經過及時的開刀及適當的治療讓我終於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吞嚥食物，但是因為這樣的食道比一般人的狹窄，因此媽媽從小總是不斷地耳提面命提醒我吃东西一定要咬得很細才能吞下去，說真的，我討厭死那些不斷重複的叮嚀嘮叨。

然而我十歲四年級的時候，一件恐怖的事情發生了。我還記得那天是星期五，早餐時我开开心心地對媽媽說，只要今天上課完，就可以有連續4天的元旦假期。我嘴裡吃著早餐，頭腦裡興奮地構思著這四天瘋狂地玩樂計畫，想著就把媽媽為我們早上準備的蔬菜濃湯一鼓作氣咕嚕咕嚕地喝了下去。

「媽，有東西卡在我的喉嚨裡！」我驚慌地尖叫了起來，脊椎一陣發冷，我連忙倒了杯水，想利用水將那個異物沖下食道，可是當我把水大口喝下，那喉嚨像是被東西梗住一般，水根本就喝不進去，我把水吐了出來。

媽媽的臉唰白，急急忙忙跑到我身邊，「你把手伸進去喉嚨裡，看能不能把東西嘔吐出來？」她的語氣很強硬很生氣。我只好含著眼淚將手指伸進去喉嚨，這時噁心感一陣陣襲來，但就是吐不出來。

「媽，怎麼辦，我吐不出來！」我痛苦的大叫。

沒想到這時我母親竟咆嘯了起來，「誰叫你要這麼粗心大意呢？明明知道自己的食道就是比較窄所以吃东西要特別小心，為什麼你就不能多注意點嗎？」她的聲調尖銳中攙雜著緊張。

我心裡想我的食道被東西卡住已經夠痛苦了，為什麼她還要絮絮叨叨地說教。

「你應該要仔細檢查湯裡面是否有比較大塊的東西，不是完全不咬就喝下去，你到底能不能夠小心一點！」她果然又繼續地碎碎唸。

「好啦，好啦。」我真的聽了很煩了。

我忍不住在心裡對母親抱怨了起來：誰叫你把我生的有食道閉鎖，讓我每次吃東西的時候都得小心翼翼，都不能像別人一樣大口大口很豪邁地享受美食，還有為什麼你要把我的右手生得有殘疾！而且你怎麼可以在我現在這麼慌張無助的時候嘮叨責怪我？

我忿忿不平的埋怨著。

總之，在我心裡，這件事情的罪魁禍首就是我母親，我會這麼驚慌，她更是始作俑者。

「媽，可不可以去醫院？」我問。「以後真的要更小心。」媽媽還繼續說。

拜託，我又不是故意給你找碴的，心底有陣陣刺痛感。

終於，媽媽帶著嚇的魂飛不散的我到醫院掛急診。醫生做了一些檢查確認異物的位置，告訴我父母，必須開刀才夠把異物拿出來。不過因為那幾天是連假，只能等到下禮拜一，也就是3天之後才有空位開刀。因為我的食道被塞住，水根本就喝不下去，為了防止脫水，只好住進醫院打點滴。

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三個夜晚媽媽都趴在病床邊睡覺，她擔心著因為噎到而一直不舒服的我，隨時會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所以她總是在緊張擔憂之下進入斷斷續續的淺眠。每當我在半夜突然想上廁所，這時只好搖醒在床邊好不容易睡著的母親。當時和我同個病房裡的另一個病人，因為得了很嚴重的腸胃炎，常常須要上廁所，媽媽擔心馬桶會有病菌，為了我的健康著想，雖然她真的很疲憊很想睡覺，但她還是不辭辛勞的推著點滴帶著我走過一間又一間的病房，來到靠近樓梯旁邊，同樓層裡唯一的公共蹲式廁所，這一路真的是「千里迢迢」。

此外，記得在那幾天因為我不能夠進食，只要聞到食物的香味，或甚至只是看到食物就會讓我猛吞口水，份外難受。媽媽看出了我的心情，所以每次當她吃飯的時候就會要我偏過頭去，「你只要一看到食物，飢餓的感覺會越強烈。」不只如此，她一說完就轉過身，面對牆壁，快速的將食物吃完，一樣菜也不剩，就是不忍心看到我一看到食物飢腸轆轆的樣子。

那幾天看著媽媽在醫院處理我大大小小的事情，心裡真的很內疚，我終於低頭含淚向媽媽道歉說：「媽，對不起，讓你和爸爸這難得的四天假期全都泡湯了。」

「沒關係，你又不是故意的。以後小心一點就好了。」
她一說完就溫柔的撫摸我的頭，緊緊抱住了我。

每每回想起媽媽當時雖然疲憊卻對我片刻不停歇的溫柔關愛及溫暖呵護，我的心中就泛起一波波對母親的歉意，原來她之前對我不停的耳提面命其實不是故意找我麻煩，是出自於對我的愛，她就是不希望我的身體受苦，而那三天的痛苦我真的永生難忘。

此刻的我抬頭凝視著書桌前那個被老師打了98分的美術作品，某些久遠的回憶從內心深處跳了出來。

從小我就因為右手缺了根骨頭變得比較短，大拇指沒有功能以及其他手指相當僵硬不靈活，讓我做起事來相當不方便，上學之後我更發現了自己右手的使用上和同儕之間的落差。於是，左手變成了我的慣用手，寫字、刷牙、拿湯匙筷子……都是用左手，然而這其中最難的就是使用剪刀了，不僅僅是因為左手操作剪刀很吃力，還有右手必須把紙張拿穩，才能讓左手剪下去，這左右手的合作協調真的讓我吃盡了苦頭。

二年級的時候美術老師教我們剪雪花片，必須要在紙張邊緣剪出一個個不規則形狀的雪花來，我看著隔壁同學每個都極為輕鬆就剪出一朵朵美麗的雪花，好生羨慕，反觀自己的作品，剪的奇形怪狀，像是被人用手撕出來丟棄的紙片，我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作品交出去，於是跟老師說要回家完成。

回到家後，我坐在書桌前，很努力地按著老師的方法剪了一次，可是出來的作品就是讓我不滿意，我開始生氣了起來，氣自己為什麼就是不能像同學那樣優雅瀟灑地在紙張上畫出完美的圓弧，然後又乾淨俐落的剪出變化多端的花樣，為什麼我不管怎麼努力就是做不到。一想到我這麼努力卻不能，而同學卻能輕而易舉的辦到時，我的心裡燃燒起熊熊怒火。

我失去了耐心和信心，怒氣沖沖的走到媽媽面前，煩躁的對她說：「媽，幫我剪啦！」

媽媽看了看我手中那張被剪了一個洞的紙，問我：「你是不是才剪一次而已，再多剪幾次試試看！」

「我不管啦！我要你現在幫我剪雪花片！」我很不耐煩地把紙張連同剪刀一併推給她。

只見媽媽的眉頭皺的起來，輕輕搖頭嘆息：「抱歉，這次我真的無法幫你。你必須自己再嘗試。」她堅定的語氣

中攪雜著些許溫柔。

但我還是生氣的說：「媽媽我不管啦！為什麼別人做得到的我卻不行？我的手就是做不到！我要你現在幫我做！」媽媽沒有因此而心軟，更加堅定的說：「在你還沒有銜而不捨的努力嘗試之前，不會有第二個人來幫助你。」

見到我母親如此強硬的態度，我只好跺腳回去房間。心中一股莫名的怒火不斷往上升，一句句咒罵聲不斷從我嘴裡竄出，我把頭深深的埋進枕頭哭泣，喊了又喊，哭了又哭；然後我終於哭累了，擦乾濡濕的眼角，坐回書桌前，深吸一口氣，拿起剪刀和紙張，集中注意力，開始一刀一刀慢慢剪了下去，每一個舉動我都屏氣凝神，深怕這之間出了任何的差錯。

最後一刀剪了下去，我端詳著好不容易完成的雪花片，可是，看起來就是不漂亮，就是怪怪的，我生氣地把它揉成紙團，跑到廚房，準備將它給仍了。

「你在做什麼？」正在洗菜的媽媽緊張的問。

「丟垃圾！」我不耐煩簡短的回答，心裡依然生著媽媽的氣。

只見她彎下腰，從那垃圾堆裡撿出那團紙，她小心翼翼地將它攤開，問我：「這個雪花片是你作的嘛？」

我點了頭。母親仔仔細細端詳著那張雪花片，目光像是欣賞一件很美的藝術品一般，然後她竟然笑著對我說：「好漂亮的雪花片。」

我眨眨盈溢著淚水的雙眼，疑惑的凝視著母親，那個雪花片哪裡漂亮了？

母親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開始對我說：

「你看你這個角度剪的好棒，這線剪的好直，……！」跟著她的角度，我也開始覺得那個雪花片真的好漂亮。

最後她說：「媽媽知道你絕對可以做到！」這句話給了我無比的信心，我開心地回到房間，又剪了幾個不完美但是漂亮的雪花片。

年紀漸長之後終於明白，媽媽當初的強硬態度是為了不讓我因為自己的殘缺而氣餒，依賴他人，她是要培養我能夠有堅持及努力嘗試的精神。原來，這一切的出發點，都是愛。

從出生以來，我總是隱隱約約的感覺到爸爸媽媽對我嘻笑的身影中藏有著些許酸澀的苦楚，我也知道他們對我的擔心，就如同無形擔子般無時無刻壓在他們的心頭上。所以他們總是費盡心思與時間陪伴我、教育我。以前的我的確

曾經怨天尤人，埋怨著為什麼自己會長成這樣，為什麼爸媽對我的教導要這麼嚴格，為什麼他們不多幫忙我一些。
現在的我要升國中了，不管是學業還是其他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我父母對我看似嚴厲但其實原來是愛的教導方式。

我真的很慶幸，自己是被深深的愛著的。